

人民日报出版社

周明 著

# 雪落黄河



# 雪落黄河

周 明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落黄河/周明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7  
(跨世纪文丛)

ISBN 7-80153-084-5

I. 雷… II. 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9221 号

### 雷落黄河

---

著 者: 周 明  
责任编辑: 陈先荣  
装帧设计: 王 华

---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  
2号/邮编: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兰华印刷厂

---

字 数: 311 千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5  
印 数: 2000 册  
印 次: 1999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80153-084-5/I.010  
定 价: 24.00 元

# 目 录

最初的访问.....	(1)
漫游在科学王国里.....	(4)
风定犹闻碧玉香 .....	(17)
不落的星 .....	(23)
我的心向着你们 .....	(32)
想起了茅盾先生 .....	(37)
泥土的芬芳 .....	(48)
五月的夜晚 .....	(58)
那是十月的一个秋夜 .....	(64)
人有尽时曲未终 .....	(72)
雨中忆 .....	(89)
美的追求者 .....	(94)
宗英卓玛.....	(111)
举着生命的火把.....	(138)
一任风和雨.....	(146)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155)

桑干河畔·····	(169)
正当月季盛开时·····	(174)
岸在北京·····	(178)
秋到太行·····	(182)
一座大山倒了·····	(186)
终南山下的怀念·····	(193)
在水一方·····	(197)
记录时代的风云·····	(201)
为霞尚满天·····	(204)
醉在茅台·····	(208)
“不要让人家失望”·····	(214)
“三家村”里尽痴迷·····	(217)
山河永恋·····	(219)
冰心的幽默·····	(222)
花香弥漫·····	(233)
临窗金色浓·····	(236)
欲哭无泪·····	(239)
一生知己·····	(242)
毛泽东手书《长恨歌》·····	(250)
钟情·····	(255)
以石为友·····	(259)
历尽坎坷无媚骨·····	(262)
毛泽东与《人民文学》·····	(268)
水流云在百年情·····	(272)
编辑部的老师们·····	(277)
加冕·····	(281)

感念曾妈妈.....	(285)
哲人虽去 著作永存.....	(290)
远行的冯牧.....	(293)
胡同的岁月.....	(297)
看望艾青.....	(302)
干校小记.....	(306)
杨沫的境界.....	(308)
说美.....	(311)
乌镇的风采.....	(313)
难以忘却的记忆.....	(316)
秋天的悲凉.....	(322)
夏日江南.....	(325)
冰心签名.....	(327)
喜贺盛会.....	(329)
在那遥远的地方.....	(332)
难忘徐迟.....	(335)
什刹海畔的一次聚会.....	(345)
冰心和她的家人.....	(348)
普天同庆.....	(354)
新加坡的一个夜晚.....	(357)
诗桥飞渡.....	(359)
生命的追问.....	(362)
沙飞,让照片告诉后人.....	(365)
伏枥想千里.....	(370)
张光年与《人民文学》.....	(375)
柯岩与《船长》.....	(387)

黄宗英和《星》.....	(393)
雪落黄河.....	(402)
冰心与五个孩子.....	(406)
艺术之树常青.....	(416)
诗人徐山林.....	(418)
美国之旅.....	(421)
奇迹的冰心.....	(425)
为政为文两相妍.....	(428)
不落的征帆.....	(432)
印象中的高占祥.....	(438)
绚烂的晚霞.....	(441)
不懈耕耘笔.....	(445)
春的问候.....	(448)
冰心还在我们中间.....	(453)

## 最初的访问

在北方。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同《文艺报》两位朋友，特地访问了来北京开会的巴金同志，在北京饭店二楼的一间幽静的卧室——这是巴金同志来京开会临时住用的，房间里陈设也很简单。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巴金同志的热诚接待，却使我们反倒不安起来。当我们表明来意后，巴金同志表示愿意好好谈谈。从哪谈起呢？我们之中一个是专为巴金画像的；而我和阎纲同志平素话也不少，这时候，却偏偏说不出来了。也许巴金同志看出了我们的窘相，还是他先热情地谈了起来。他用地道的四川话，充满热情和信心地谈着这次宣传会议的心得和收获……

“您最近正在写些什么？”听着听着，我不得插了一句。

“把在朝鲜的一些印象，写了些短篇（小说）和特写。前一时期又陪国际友人回了一趟成都。十几年没回四川喽，家乡的变化可真大啊！回上海后，二月又闹了些病。”

“病好了嘛？”我们关切地问。



“好些了，行政工作忙一些，所以断断续续译了些《高尔基回忆录》。”

“最近《家》拍成电影上演了，听说您在写续篇？”

“嗯，要写个《群》，是《家》《春》《秋》的续篇。大概还要写成三部，不过环境就不一定是四川喽，因为是写觉慧出来了的事。”

“您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写？”这是我们也是读者最关心的事。

“关于《群》廿年前写过一点，但现在要另外写，已经写的那些就不要了。除了这我倒还想写个长篇和中篇。”

“我们希望早点能看到《群》？”

巴金同志笑了。“只要没有其他事的打扰，我一定要早点写出来。”

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关于培养青年作者的问题上来了。巴金同志说他经常收到一些青年作者的来信，要求培养帮助。他认为作家带徒弟的办法是带不出几个青年作家的，“因为各人的文字、风格不同，你帮青年看稿，只能删改一些错别字，而不能加上你的一些东西。”有人认为改文章能培养好青年作家，巴金同志认为“事实上改文章是培养不出青年作家的，比如他有些什么东西（指所掌握的素材及个人文学素养、生活经验等等——笔者注）你不了解，而你的东西硬给他加上也不好。主要还应该是自己花工夫研究。培养青年作家应该是组织上给创造条件——比如给些书，给些资料，帮助下去生活……能跟几个作家拉熟关系也好，要熟到无所不谈。”

接着他又谦虚地说道：“跟作家交朋友只能是互相启发，互相帮助，不一定他的东西都对！我们过去跟鲁迅先生经常在一起

研究读哪些书，写什么，怎么写等等的问题。可是鲁迅先生的东西却是永远学不完的。这就不同了……”

我们的谈话愈来愈自然，忽而谈创作，忽而谈文艺批评，忽而又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关于这个问题，巴金同志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要有领导。报刊编辑部应该有它明确的方针，并且坚持它的方针，编辑有权不登坏稿子。

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位具有很大影响而又朝气蓬勃的前辈作家时，不免关心起他的更多的东西：他的创作生活、家庭生活、年龄等等。而这些巴金同志都一一热诚地回答了我們。最有趣的是当他在朗朗的笑声中说他现在刚刚 54 岁的时候，他笑了，笑得那么真切爽朗。他告诉我们：“这岁数中国算老了，其实我的心情不老。在外国说来也并不算老。有人说我是老作家，不能算的！”

我们也应声微微地笑了，接着又问：

“今后除了写长篇以外，还打算做些什么？”

“我想集中力量写东西以外，有时间多看些书，从别人的书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嘭、嘭……”有人敲门。

“请进！”

原来是刘白羽和章靳以同志。看来，靳以是陪着刘白羽同志来看巴金同志的。因为巴金同志下午就要回上海了，我们只好告别。当我们离开房间时，巴金同志仍然热情地挥着手：

“再见！”“再见！”

短短的谈话，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希望再见到巴金同志。

1957 年仲夏夜，记于北京贡院

## 漫游在科学王国里

万里晴空。此刻，我们正乘坐在一架由昆明飞往首都北京的三叉戟民航机上，机舱中，一百多名乘客，有来自云南的少数民族，有赴京出差的干部，还有为数不少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他们有的在愉快地谈话，有的翻阅着报纸和画报，有的在玩扑克，还有位国际友人正俯首迅笔疾书，也许在向远方的亲人报告中国见闻吧！

我和作家徐迟同志并非坐着。当我们兴奋地倚窗观赏了一阵太空迷人景色之后，都陷入了沉思……是啊，春城昆明，美丽、神奇、丰富的西双版纳，以及在这些地方战斗并做出了出色成绩的老一辈和年轻一代科学家的感人事迹，给了我们多么难忘而深刻的印象呵！

“云南，简直太丰富了！太丰富了！”徐迟同志兴奋地说。

我说：“也是美丽、神奇的呀！”

这个美妙、确切的概括，也正是诗人徐迟在他 1956 年初次访问云南后所写的一本诗集的书名。我们说着，都哈哈笑了。

这时，徐迟同志又掏出他的笔记本，习惯地把一些感受和联想随手记下来。这已经是他多年的老习惯了。忽然，热情的服务员走过来了，挨个递给每个乘客一杯橙黄的桔子水。徐迟接过水杯时合上了笔记本。眼尖的服务员发现了笔记本上《人民文学》字样，便好奇地问：

“你们是《人民文学》的？”

“是呀。”徐迟回答。

“呀！这一期《哥德巴赫猜想》那篇报告文学写得特好！陈景润刻苦学习的精神特别感动人！我们都争着、抢着看，好多人都激动得哭了。”

“说说你们看了还有什么意见？批评意见。”徐迟诚恳地说。

“我们的意见就是刊物太少买不到。”

由于她正在工作，我们没有交谈几句。过了一会儿，她又找来一个伙伴，说她现在有空想专门和我们谈谈。她介绍说，她们俩都是机组服务员，一个是北京人，一个是上海人，都很喜欢文学，是《人民文学》的忠实读者。她们热情地向我们倾谈了对一些作品的读后感，特别是《哥德巴赫猜想》。“什么是又红又专？”“究竟什么是青年人的理想？”等等，引起她们的深思。说着，那位上海姑娘忽然问：“这篇报告文学的作者徐迟是什么人？也是个科学家吗？”我说：“徐迟是个诗人、老作家，现在湖北省文联工作。”她们吃惊地“啊！”了一声，说：“那他怎么那么熟悉陈景润？熟悉科学？真不简单呵！”

徐迟同志在一旁默默笑着。他示意我解答她们的问题，他仿佛没有发言权了。这时，那位机灵的上海姑娘，忽然看见徐迟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便用征询的口气说：

“老同志，把依的采访本借给阿拉看看，好吗？”

北京姑娘也说：“那里面一定记下了不少吸引人的事儿？”

姑娘刚刚翻开第一页，看到签名，惊喜地喊出声来：

“呀，您是徐迟同志？！”

“啊！徐迟！”

徐迟同志被这意外的暴露弄得不知所措。两个姑娘都高兴极啦。顷刻间，把她们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读后感一古脑儿都说了出来，还提出满好的几条意见哩！

飞机以每小时八百多公里的时速在万米高空飞行着。夜幕降临时，我们抵达目的地——首都机场。当我们向机场主楼走去的时候，在夜色苍茫中，还隐隐看见站在机翼下的两位可爱的姑娘，她们在向我们热情地招手哩。春夜的微风，传来了她们的喃喃的自语：

“啊，徐迟？这就是徐迟同志……”

是的，这就是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诗人，作家徐迟。他，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由于祖国四个现代化大好形势的鼓舞，最近问津于自然科学了，向科学进军了。他先是在地学、地质力学的领域里，跋山涉水好几个月，后来在数学，在解析数论的王国里，探索、奔波一番。这次，又千里迢迢、穿山越岭到西双版纳热带亚热带沟谷雨林中漫游一趟。仅仅几个月的短促的学习、访问、旅行，他觉得收获很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结识了许多科学界的新朋友。科学领域呵，风光如画，神奇美丽，人才济济，事迹感人。他，决心要行进，要探索，要攀登，要到丰富多彩的科学领域里去经风雨、见世面，放声歌唱！

1977年10月，徐迟所写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事迹

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在《人民文学》发表，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反应极为强烈。是啊，为了进行《地质之光》的写作，徐迟做了充分的准备，下了很深的功夫。他首先广泛收集和阅读研究了李四光同志的著作、讲话记录和有关资料：中文的，外文的，大约二三百万字之多。其中很多是地质学的专门学问，他不懂就硬钻，或者向专家求教，或者查阅资料。这是一方面，是研究“死”的材料。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即掌握“活”的材料——他访问了李四光同志的女儿金属物理学家李林同志，李林向徐迟热情介绍了许多重要的情况，还将她母亲生前所写有关她父亲的回忆录全部给徐迟看了，这为徐迟全面了解李四光提供了重要资料。

说起来很有意思，徐迟第一次到北京西郊登门拜访李林时，是1977年8月1日，那天正好下大雨，他在路上淋得全身湿透了，活像个落汤鸡。李林呢，在家门口接他，见此情景，十分感动，他们很快建立了感情，谈得十分融洽，她给了他很大帮助，徐迟很感谢她。

同时，徐迟还到国家地质总局访问了李四光的原秘书，访问了地质力学研究所所长，了解李四光思想、工作和科学成就的某些具体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酝酿和构思，很快，写出了个初稿。他念给李林听，征求意见。李林除发表肯定的意见外，还建议要写建国以后李四光担任国家地质部部长期间的工作成果。原来，李四光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和他自己多年从事地质力学科研的实践经验，作出了新华夏体系的第二沉降带，松辽平原、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有希望出油的判断。1954年，他亲自抓石油勘探，首先抓松辽平原的勘探，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在大跃进的1958年发

现了大庆长垣构造，从而掀起了惊天动地的大庆油田会战，拿下了一座大油田。

“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判断，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发现！”

徐迟深深地被打动了。这对于描写李四光，对于歌颂李四光为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是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啊，这怎么能丢掉或是舍弃呢？不能。为了深入调查研究，取得更直接的材料，徐迟当即决定到华北油田去！当我陪同他驱车前往的时候，在路途上，我忽然发现他的手提包里鼓囊囊地装满了书，其中有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有毛泽东选集，还有大量的李四光的各种版本的著作。我随意问他：“都读懂了吧？”他笑笑说：“有的攻下来了，有的还正在攻，还要求教。咱们到油田去，那里老师多的是，还有油田的‘实际’，可以学到不少东西的。”他充满了信心。他从来都是一个乐观、有信心的人！

汽车，高速度地行进在广阔无垠的华北平原的原野上。笔直的公路两旁整齐地矗立着高高的白杨树，组成一条美丽的绿色的长廊。徐迟同志的情绪一直很兴奋，他说，他在写《地质之光》时，除了大量学习和研究李四光的地质学著作之外，还着重学习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五章，这一章是讲自然科学家的。学习的目的在于想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李四光的主观与客观是如何统一的。当然，在他看来，李四光，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他的主观与客观统一得是好的。因为李四光是个唯物主义者，所以他在科学上的判断就比较正确。……我们谈着谈着，车子已开进任丘县城。啊，华北油田到了！

徐迟同志在华北油田生活了10天。华北油田这一段生活

的补充对他的创作是重要的。在这10天里,他抓紧一切时间看、听、问;采访一些先进人物,看了一些油田现场,还和几位石油专家作了长谈。晚上他睡在床上就拼命看书,研究材料。他想把这篇文章尽可能写得好一些。他认为:创作创作,就是创新之作。怎么能重复别人的东西呢?文学作品是要有新的东西的,应该给予读者一些新的思想和新的启示。在我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深深感到他内心里有一团火!在他一改再改的辛勤劳动下,《地质之光》发表后终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为了迎接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宣传我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科学工作者前进的步伐,《人民文学》决定继续邀请徐迟采写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著名青年数学家陈景润。于是,通过长途电话我再次邀请徐迟同志来京商议。北京——武汉的线路接通后,当我说明编辑部的意图后,徐迟答应说:试试吧。为什么说试试呢?因为徐迟感到陈景润这个人在数学上的贡献是了不起的,但传说他是个科学怪人,这使得他不得不产生了犹豫,决定看看情况再讲。到达北京后,有些老朋友知道他是来写陈景润的,也好心地劝告他不要写这个题目,说:你写了李四光,很好,很得人心。这是一个有定评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但是陈景润呢,情况不同了,这是个是非之人,弄不好会挨骂的……

是呀,究竟什么是白专道路?能不能写这个人?徐迟经过一番认真地考虑后,又去请教了一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即他姐夫伍修权将军很支持,果断地说:“写,陈氏定理了不起呵!”这坚定了徐迟的决心和信心,毅然踏进了科学院数学所的大门,到数学所的第一天,陈景润工作所在的五科室党支部书记



李尚杰同志简略地向我们讲述了小陈(这是老李对陈景润的亲昵称呼)的大体情况后就又出去了。不大工夫,突然李尚杰同志和一个个子不高,身着一套极为普通的旧蓝棉布制服的年青人走了进来。这个年青人一进门就热情地和我们握手言欢,直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老李这才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陈景润同志。”啊,这就是外国报刊为之使劲宣传的“陈教授”、“陈博士”?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见了面,而且,竟是这么一个个子矮小,十分朴素的人!

老李向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我特意向他介绍了徐迟同志,并说明我们约请徐迟来撰写关于他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攀登科学高峰事迹的报告文学,准备在《人民文学》刊物上公开发表。他听了赶忙说:“哎呀,徐老,你可别写我了,我有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徐迟同志笑了,回答他说:“我不是来写你的,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他笑了,天真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于是我们随便交谈起来。徐迟问他在搞什么?他说“猜想”的问题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正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叶剑英副主席《攻关》诗的发表对他鼓舞很大。说着他满怀激情地朗读起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读毕,他充满热情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然后,又告诉我们说,最近,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信,并指名请他作45分钟学术报告。参加这个会议的将有全世界各国的学者3000多人,但作学术报告的只有十来名,其中亚洲两名:一个是日本的,一个便是他。他说他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刻把这